

高歌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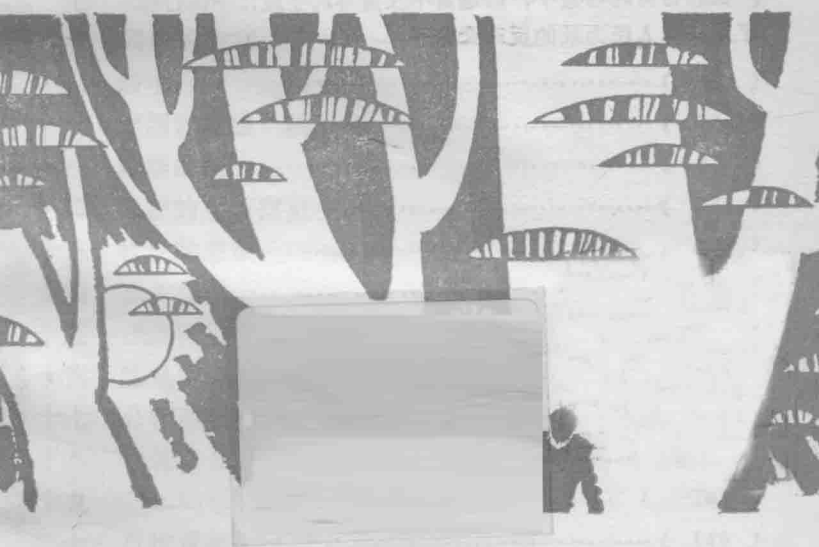
孤坟鬼影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孤坟鬼影

高歌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孤 坟 鬼 影

高 歌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赣南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125

1960年5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2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, 1—190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240 定价: 0.50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情节曲折、惊险的反特小说。一九五七年夏天，一个长期潜伏在武夷山区的反革命集团，妄想变天，企图暴动，进行了恶毒的阴谋活动。故事从一个“乡干部”的突然“自杀”开始，通过我公安人员一连串的巧妙侦察和群众的积极协助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间不容发的生死斗争，在错综复杂的表象中，理出一条又一条线索；结果，当敌人纵火烧山，接空投武器，得意忘形，阴谋聚会，正要举行暴动之际，在公安机关和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的严密而奇特的布置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一网打尽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。

目 录

一	在武夷山区.....	(1)
二	不平凡的夏天.....	(7)
三	宋天武之死.....	(13)
四	是自杀还是被杀.....	(17)
五	赖狗仔.....	(29)
六	发现了新线索.....	(41)
七	巧查杨麻子.....	(53)
八	偶然的发现.....	(62)
九	两个坏蛋.....	(65)
十	“西宫娘娘”的秘密.....	(71)
十一	奇怪的山火.....	(78)
十二	机智的女侦察员.....	(85)
十三	狡猾的恶狼.....	(96)
十四	孤坟鬼影.....	(107)
十五	“西宫娘娘见驾”.....	(114)
十六	魔鬼密会.....	(118)
十七	分析案情.....	(127)
十八	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”.....	(131)
十九	“1035号”在香港.....	(143)
二十	自投罗网.....	(149)
廿一	孤身入匪穴.....	(157)
廿二	一网打尽.....	(173)

一 在武夷山区

一九五七年一个寂静的夏天的早晨，旭日东升，霞光万道，照射着长满青草和绿树的山坡；小草和树叶上的露水，象无数颗明珠闪耀着灿烂的光芒。小鸟也象欢迎贵宾似的，从这个树枝跳到那个树枝，向着早晨的太阳高声歌唱。

在武夷山区的群山环绕之中，有一个偏僻的乡村。村上只有稀稀落落的二、三十户人家，被那浓绿色的高山密林重重叠叠的包围着。高山上长满了无数的杉树、古松和绿竹，漫山遍谷，青翠可爱。

村外山下——哇一哇的梯田里，金黄色的早稻迎风摇曳；晚稻的秧苗也象绿色的地毯，一层一层由高而低的生长在梯田里。田下面两山中间躺着一条绿水滚滚的小河，河上架着一座石砌的拱桥。伐木工人撑着木排，一排排地顺水穿桥而下……

在小河南岸的小道上，走着三五成群的男女农民。他们都是高级社的社员，忙着下田生产。有些年轻的社员，连蹦带跳地唱着优美的山歌，歌声在山谷间引起了一连串的回音。

在这些年轻社员的前边，有一对青年男女，他们一边并肩走着，一边小声细语的交谈着。

男的看样子二十五、六岁，穿着一身蓝制服。他那一双

不大不小的眼睛，紧紧地盯着那个姑娘的脸。好久，他那薄薄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才说：

“桂芳！我们俩……什么时候……”

“结婚，是不是？”姑娘还没等他说完就反问了一句。

“……”小伙子低着头，他那略微发白的长挂脸没有表情。两只眼睛不断地眨巴着，好象在想什么……。

姑娘边走边摆弄着那油黑的辫子，两只圆大的眼睛，在一对浓黑的眉毛下滚滚转动。她看到小伙子半天不讲话，噗哧地笑了。说：

“你呀！小心眼里尽想好事，忙什么？我不是和你讲过了吗？我才十八岁，还年轻，现在正是学本事的时候，再说，我们俩不是早就决定了吗，不入党就不结婚？”

小伙子眼睛一转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以为我真的着急啦？哼，我着急的是叫你快点进步，早点入党。”

“你呀，小嘴巴讲的是一回事；小心眼里想的又是一回事。”姑娘咄咄逼人的又说了几句。

“难道你不相信我？……”小伙子有些难堪的样子。

“哎呀，看你，又不高兴啦，是不是？”姑娘格格地笑起来。

小伙子还想说什么，可是话还没出口，就听见后边有人跑了上来，那人边跑边喊着：

“李文彬！……文书！”一个身穿白布衫蓝短裤的大个青年，打着赤脚噼噼啪啪地跑来。

“嚷什么？大惊小怪的！”李文彬有些不耐烦地说。

“哦！我这真是‘老公公背儿媳，费力不讨好’哇……是乡长叫我喊你回去，又不是我……”大个子不服气的边说

边呼呼地喘着气。

李文彬看了看桂芳，好象还有什么话要说，可是一看有人在场，也就不说了。

“乡长叫你回去一定有事，你和人家刘大福吵什么？”

桂芳说了李文彬两句。

“噢！是乡长叫我，那我错怪你啦。”李文彬一边向大福道歉，一边急急忙忙地跑回乡政府去了。

李文彬走后，桂芳一个人低着头继续走去，心里乐滋滋地想着：文彬说得对，他真关心我呀！是的，我应该努力学习、工作，争取早点参加共产党，好更多的受党的教育，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……

刘大福紧紧地跟在桂芳后面，一言不发的默默走着，他一心想早点赶到田里去参加生产。

这时，青年生产队的几个姑娘也从后边赶来。她们边走边开着玩笑。看见李文彬急忙往回走，姑娘们都偷偷地笑了。

一个头发有点发黄的姑娘笑着对另外一个个子较高、身体结实，脸晒得黑红的姑娘说：“邱小娥，邱小娥，你看，我们的生产队长该有多么积极呀，人家是生产恋爱两不误啊！”

“是呀，我家梁桂芳和李文彬是天生一对呀！两个都是共青团员；一个是生产队长，一个是乡文书，真是牛郎配织女哟。”邱小娥很羡慕地笑着说。

几个姑娘一边走一边开着玩笑，不知不觉赶上了刘大福。还是那个多嘴多舌的黄毛姑娘挤挤眼睛，用手拉拉邱小

娥的衣襟，神秘地说：

“小娥姐，你看，那不是大福吗？他跟在我们队长的屁股后边想什么好事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这黄毛丫头！”不料，话被大福听到了，他马上提出了质问。

“唉，别欺负人哪，大个子！”邱小娥立即出来帮腔，两个眼睛瞪得圆圆的，歪着脖子装得很神气，可是她马上又哈哈地笑起来了。

“笑什么？……欺负人？我看你们人多欺负我！”大福边走边笑边反驳着。

“谁欺负你？”邱小娥的妈妈邱大娘也赶到了。这个老大娘是本村人人皆知的“邱寡妇”。今年五十岁了，从她那满脸的皱纹，就可以看出她是个饱受风霜的人……

还是在她二十七岁的时候，她的丈夫就因为参加红军的游击队，被当地的大恶霸蔡刚抓去杀害了。她的女儿小娥还刚满三个月，有些好心人劝她改嫁；可是这个女人却决心守寡。从那时起，她就依靠自己一双勤劳的手给人家洗洗缝缝，赚一点钱维持母女俩的生活。日子过得苦不算，而且还时常受地主、恶霸的气，动不动被他们诬蔑为“土匪婆”。就这样，她在解放前忍气吞声地度过了十五年。十五年中她暗地里不知道流了多少伤心泪，不知道熬过了多少失眠夜！但是她并没有灰心，并没有失望，她坚信红军早晚一定会回来。坚强的信念帮助她忍住了千仇万恨，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在那难熬的黑暗日子里，只有小娥才能给她一些安慰和愉快。

一九四九年，她盼望了多少年的亲人——红军——回来

了。人民政府给她烈属的光荣待遇。土改时翻了身，分得了土地和房屋，合作化以后她和女儿小娥都加入了合作社。从此，邱大娘的脸上老是挂着笑容。过去一个愁眉苦脸的老人，现在变成了喜气洋洋而且很喜欢开玩笑的老大娘。她两眼笑成一条缝似的对刘大福说：“不是大娘偏心眼儿，如今有些小伙子就象六月里的蚊子，姑娘走到哪里他就嗡嗡嗡的跟到哪里。”

姑娘们听见邱大娘这样一说，都笑得前仰后合。大家不约而同的立刻向刘大福发起了总攻：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还有什么说的？”

“就是你多嘴多舌，叨叨起来没个完，再多嘴多舌，将来准会象你姐姐邱大娥一样，变成个哑巴子！”刘大福指着邱小娥鼻子说。因为邱小娥有个同堂姐姐名叫邱大娥，是个哑巴，所以刘大福才这样挖苦她。

“你为什么骂人？你为什么骂人？”姑娘们一窝蜂似地围了上去。

“不要得理不让人哪！”大福仍不服气，一边加快了步子，一边继续反驳着：“人走路总有个前后哇，我在桂芳后边走就有问题；那你们这些姑娘走在我后边，象些个绿肚苍蝇似的嗡嗡嗡的也有问题吧？！”

姑娘们被大福这种出其不意的反攻，弄得一时答不上话。

“快走吧！不要再开玩笑，天不早啦，快下田生产去吧！”梁桂芳以队长的身分下了命令，大家才停止了争论，往田里去了。

李文彬回到乡政府，见乡长李安平正在和供销社的会计

宋天武谈话。不知为什么，乡长还对宋天武发脾气。

宋天武好象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。受了乡长一顿批评后，他好象有一肚子话要倾诉，但是由于他是个出名的“宋结巴”，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，一句话到他嘴里，老半天也说不清楚。他两只小眼睛直眨巴憋得满脸通红，脖子上和额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粗胀起来，才费劲地说出：

“乡……乡长！我……我我……我心里难受哇！”

“难受？有什么难受的？你贪污公款五十多元，没把你送到法院去，就够宽大啦；你还难受？！”乡长的红黑脸，气得有点发紫了。

“不……不不不是。我心里有很多话，要……要和你谈……谈谈。”宋天武结结巴巴的继续向乡长说。

“哎呀！同志！生产这样忙，谁有时间和你谈谈、谈谈！”乡长更不耐烦了。

李文彬在一旁看得清楚，急忙走到乡长面前问道：“乡长，找我有何事？”

“这不是。”乡长怒目看着宋天武说：“谈谈！谈谈！你去和他谈吧，我要到区里开会去了。”

乡文书走到宋天武面前说：“宋天武，乡长一天忙到晚，生产这样忙，你让他考虑考虑工作好不？”

乡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，说：“唉！十点钟开会，现在都七点啦，还要跑三十里路哪，马上要走啦。”

“要准备什么材料吗？”

“不要。生产情况都在我脑子里呢。”

“乡长，那你就快赶路吧。”文书说到这里略停一下，转过身去又向着宋天武说：“乡长要开会去啦，你有什么事情和我谈谈吧！”

“好哇！你和文书谈谈吧！”乡长接着又耐心地对宋天武说：“你要想开些，虽然你犯了错误，只要你能认识错误，改正错误，群众还会信任你的。”

“是！我……我一定改……改正错误！”宋天武眼泪汪汪地说。

乡长穿上他那件褪了色的旧蓝制服，戴上草帽走了。

乡长走后，文书就把宋天武让到里屋谈话去了……

二 不平凡的夏天

暮色已经弥漫了山区。

乡长李安平冒着蒙蒙的细雨，从区上回来了。

他到家里，洗完澡，吃过饭，已经是晚间八点钟了。虽然，他一天来回赶了六十多里路已经很疲倦，但是他还不休息，只是坐在床沿上深思着……

原来他到区里开会，是研究搞好夏收夏种问题。这个会是由县委书记李振吉下来亲自主持召开的。各个乡的党总支书记和乡长都出席了会议。只有李安平这个乡的党总支书记梁守正因病没有到会。

县委书记在会议上布置了要抓紧时机搞好夏收夏种。同时，还作了学习毛主席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的辅导报告。县委书记在会议总结时，特别强调“肃反

问题”，号召大家提高警惕，保卫胜利果实，以争取农业大丰收的实际行动来巩固农业合作社……

李安平从床沿上站起来，拿起他那根细竹根制的小烟斗，装上黄烟，点着，叼在嘴上“巴嗒巴嗒”地抽了起来。青烟缭绕在他的面前，他沉思起来……

他想：毛主席说，“还有反革命，但是不多了，首先是还有反革命。”反革命在哪里呢？也许是指别的地方吧，我这里是太平无事啦……

他想着想着，感到这是多余的担心，于是顿觉轻松地坐回床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还是多想想生产吧。”

“噢？在跟谁说话呀？”这时，乡党总支书记梁守正从外边进来，诧异地问道。

“啊，支书！你的病好了一些吧？”李安平抬头一看是梁守正来啦，急忙问好，让了个坐位，倒了一碗茶水。然后把区上开会的情况，向总支书记作了详细的汇报。汇报完了以后，他试探地问总支书记：

“你说，我们这里还有反革命吗？”

“很难说！”梁守正的黝黑的面孔显得十分严肃地说，“但是必须提高警惕。”

“解放都七八年了，真还有反革命？”李安平有些怀疑地问。

“是呀！还有，但是不多了。”梁守正若有所思地说道。

“有几个臭虾米也掀不起大浪来！”

“老李，我们不应该麻痹呀！”梁守正带着批评的口吻对李安平说。

“好，明天早晨找一些积极分子和社队的领导干部先开个会，传达一下区里开会的精神。请你参加，身体受得住吧？”

“没什么大病，已经好啦，明天早晨我去。”梁守正说完就回家去了。

党总支部书记刚走不久，乡文书李文彬又来了。一进屋来就笑嘻嘻地问：

“乡长回来啦？辛苦啦！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区里开的什么会？”李文彬的薄嘴唇一咧，笑嘻嘻地问了一句。

乡长把区里开会的情况告诉他以后，接着又掏出他那根竹子小烟斗抽起烟来。沉默了一会儿后，他问李文彬：

“宋天武怎么样？谈了些什么问题？”

李文彬听乡长一问，马上就回答说：“哎呀！乡长要不问，我还忘了这件事情啦。”他用手搔搔头说：“这个人哪，是一脑子个人主义，他说他贪污了公款，群众批评他是贪污分子，没脸见人啦。”李文彬两只不大不小的眼睛眨巴两下，接着又说：“他说什么……这样活着丢脸还不如死了好。”

乡长一听气得满脸通红。拿着烟斗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敲。说：“死！他吓唬谁？没脸见人，他的脸比墙都厚！早知道没脸见人，为什么贪污呢？”

“是呀，这个人就是思想落后；不过，我们还是应该多帮助他。”李文彬随声附和地回答道。

“帮助！帮助还少啊？大会小会批评，个别找他谈过几

次；他作了检讨，没给他刑事处分，只给他记大过一次，还不宽大呀？还得怎样帮助？！”乡长越说越上火。

“我倒不是说乡长对他帮助不够，”李文彬急忙解释说，“我是说今后还需要更多帮助他，因为这个人的思想太落后了。”

文书和乡长谈了半天，乡长的气才算平和了点。谈到十点钟，文书才回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雨过天晴，空气新鲜，微风爽人，是这炎热的夏季里最难得的时刻。山巅笼罩着一层薄雾，好象戴上了一块白色的蒙头纱，显得十分美丽。

村里的住户，都在忙着做早饭。家家的烟囱，冒出一缕一缕青烟，在清晨的晴空里浮荡着。

村子中间，有一座高大的旧祠堂，这就是乡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。

办公室里挤满了二十多个人，在那里开会。他们都是合作社和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和附近生产队的几个积极分子。听了乡长李安平传达区里召开会议的报告之后，会场顿时喧腾起来了。大家争先恐后的抢着发言。一致表示要提高警惕谨防反革命分子破坏，保卫社会主义，搞好夏收夏种。

会场上发言的声音最大的是女生产队长梁桂芳。这个姑娘握着拳头站在人群中间，用她那尖亮的声音说：“县委李书记强调得好，我们决不能认为已经天下太平，高枕无忧。”

“我发言！”老社员万昌寿，这个受了半辈子苦，给地主当了二十多年长工的老头，早就等急了。梁桂芳的发言刚刚结束，他就蹦的一声站起来了。他用手摸了一下他那小黑

胡，说：“解放前我给大恶霸蔡刚当了二十多年长工，没穿上一条能遮住屁股的裤子，也没吃过一顿能填满肚皮的饭！”老头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他咳嗽两声，接着嘶哑地说：“可是解放后我又怎样呢？我住上了新房子，穿上了新衣裳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这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，我作梦也想不到有今天哪！……”

会场上一时转向沉默，大家都被老人家的激动的发言感动了。

万昌寿用手擦了一下他那光秃的头顶上的汗，继续说：“前天我碰到大恶霸蔡刚的小老婆，那个出名的‘西宫娘娘’，她和我谈，‘唉呀！合作社怎么得了哟，会累死人哪！’这个臊娘们，还想过太太生活，象过去一样，每天睡到太阳照屁股还不起床，抽洋烟卷，穿高跟鞋，出门坐小轿，她怎么会甘心呢？”老头边说边比划着，最后他高声喊道：“我们是要提高警惕啊！”

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放爆竹似的鼓掌声。大家都站起来喊着：“对呀！要提高警惕。”

“对！我的意见把‘西宫娘娘’抓起来！”乡文书李文彬也尖着嗓子喊起来了。

“同志们！”总支书记梁守正站起来说，“对于没有改造好的地、富、反、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一定要检举揭发、批判、斗争，但不是采取都把他们抓起来的办法。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。”

李文彬听到总支书记的话，脸马上就红起来了，低下头一个劲机械地记着笔记。

总支书记最后严肃地对大家说：“大家要小心，不要认

为我们这山沟里没问题。那些没改造好的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乘机捣乱。刚才万昌寿老大爷不是说了吗？

‘西宫娘娘’不就开始活动了吗？但是象‘西宫娘娘’这样的人绝不止一个，大家要提高警惕，随时注意发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。”

“西宫娘娘”到底是什么人物呢？她是当地人人痛恨的大恶霸、“保密局”特务蔡刚的小老婆，名字叫张金花。

还是在一九二九年的时候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，来到了这块山区，领导农民群众实行了土地革命，没收了地主的土地，把财产分配给农民。那时蔡刚的父亲外号叫“蔡老虎”，是个大土豪，被农民抓住公审枪毙了，他家的土地财产也被没收了。蔡刚那时候二十五、六岁。吓得逃到了赣州城，在国民党军队里用钱买了个中尉副官。成天吃喝嫖赌，花天酒地。那时他就和舞女张金花勾搭得很热，成天鬼混在一起。

一九三四年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离开了革命根据地，长征北上抗日去了。蔡刚这家伙立即领着张金花还乡，向农民进行血腥的镇压，残酷报复：杀人、放火，无恶不作。有一次，他就杀了十五个红军家属和农民积极分子。从此，这块山区的人民又陷入了黑暗的统治。

当时，红军还有部分游击队在山区活动。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彻底消灭游击队，镇压农民反抗，就委派蔡刚当了“联保主任”。从此，这个万恶的屠夫，就更加作威作福了。

那个时候，他家里有两个老婆。一个是原配结发妻；一个就是从赣州带回来的小老婆张金花。大老婆住在东屋，小老婆住在西屋，两个老婆成天醋海生波，经常吵架。当然，